

畜牧遥感“试点”之行

邹韬略

7月的赣江边,晨光熹微,刚从南昌城廓挣脱的朝阳已将炽热的问候倾泻而下。当那张绘着斑斓图斑的卫星遥感底图递到我手上时,我即将开启四农普“试点”之行,万埠镇下庄村的猪舍轮廓、鼎湖镇西路村的禽舍群落,便如一枚枚被盛夏骄阳烫得微微卷边的邮票,鲜活地贴在纸上。

今日的“征途”非常清晰:把养殖情况写进图框,并在图斑上逐一标注。而正是这看似简单的描摹,让我第一次触摸到“试点”二字深藏泥土中的沉实脉搏——它远非技术上的彩排,更像一个

精妙的译码器,将大地深处那奔涌的生机与挑战,转化为政策可读取的“呼吸”。

晨露将收时,我的第一站便抵达了万埠镇下庄村。炙烤了一路的汽车后盖犹自蒸腾着热气,我摊开遥感底图和普查B表,微烫的金属触感透过纸张传来。卫星影像精准勾勒出上垅养猪场猪舍的几何矩形,边界分明,秩序井然。举步踏入其间,每一个线条都需泥土的亲证:那道影像上难以察觉的、窄窄的5厘米缝隙是去年扩建时农户埋下的智慧种子——一道精巧的通风井,承载着对猪舍空气流转的质朴想象。站在酷暑的猪栏边,汗珠滑落之际蓦然体悟:遥感的价值,不只在用眼睛“看见”

天地,更在用心灵“读懂”那在方寸缝隙和温度差异里的生命力。

骄阳当顶,车轮滚过尘土,第二站是鼎湖镇西路村的江西国为畜禽有限公司。卫星影像上,成片的鸡舍色块分外醒目。带着图与表,我们见到了场长。场长热情地将我们引向一片“咯咯”的世界。“喏,眼下3号到10号棚舍正腾着地方,”他指着一排旧舍,声音里酝酿着改变,“马上要改成蛋鸡的家了。前头1、2号现在是种鸡棚。等后面改造完工啊,大半江山都得让给蛋鸡咯!”遥感图上的冰冷色块,在场长带着乡音的讲述里骤然生动起来。那一刻,手中的卫星图薄得像纸,又重如千钧。

它让我彻悟:技术工具最深邃的力量,不在于它能多么锐利地“看见”地面,而在于它能否成为一次真诚的“对话”引子。当严谨的影像数据与农人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经验相遇、叠加、印证,那些符号才有了血肉,农业普查才真正寻得了前行的舵盘。

归途,暮色四合,安义县的田野在车窗外铺展。这一日的四农普畜牧遥感“试点”之行,让我深深扎入了泥土的褶皱,也让“畜禽监测”这看似生硬的词组如种子般落在安义县温热湿润的泥土里,饱吸汗水与期盼,顽强地生出鲜活的筋脉与血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)



一枝独秀

马静摄

星星点灯

丁聪聪

当夏日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悄然隐没在地平线下,天空便缓缓拉开了夜的序幕,而繁星,便是这夜空中最璀璨的点缀。

起初,一两颗星试探着眨眼,继而,整片夜空都缀满了晶莹的碎钻。它们时而聚作璀璨的星团,如天鹅绒上滚落的珍珠;时而散作游移的光斑,像孩童在夜幕上撒落的银粉。远处的虫鸣、麦田里的蛙声,与树叶的沙沙作响,交织成一首属于夏夜的乐章。

这便是我儿时农村的夏夜。那时,我总爱躺在老屋平房的屋顶上数星星,看北斗七星在槐树枝杈间若隐若现,听银河两岸牛郎织女絮絮私语。身下是白日里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草席,晚风带着白日余温与草木的清气拂过脸庞,偶尔夹杂着远处池塘飘来的湿润水汽。

那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夜晚,同样也是那般星光满天。夜里暑气难耐,母亲带我来到麦地里纳凉。那几日正是小麦收割的时节,白日里勤劳苦作的农人早已回家歇息,我们并排坐在麦垛上。

结束了高考,我的心绪交织着轻松与忐忑;结束了一天的辛劳,母亲也深深舒了一口气。她缓缓说起家中那阵子的烦忧,我则轻声告诉她想去远方求学的愿望。她微微一怔,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,老茧摩挲着薄薄的棉布衣裳。“你瞧这麦子,”她指向星河下起伏的麦浪,“春种秋收是它的命数,可人不一样。这片麦地养活了我们,但孩子,你的天地可以更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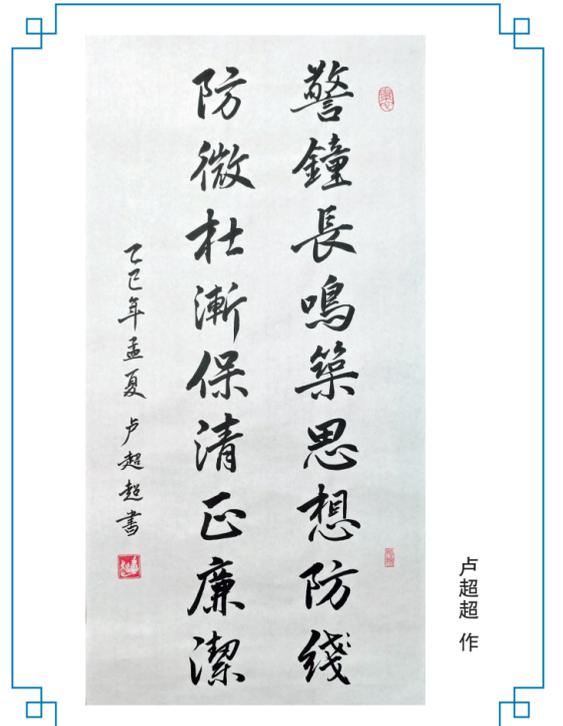
那夜的风裹着新麦的清香,缓缓飘向远方。后来,我果真去了远方求学、工作,走了很远的路,也遇见了更多如同星辰般闪耀在人生旅途上的人。

初入职场遇见的前辈,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农业调查业务知识,头顶烈日,带我一遍遍地在麦地里测产。在我对工作感到迷茫时,她总是用那充满智慧的话语,为我指点迷津。还有我的挚友,当我被生活的挫折压得喘不过气时,是他们给予我力量,他们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,在黑暗中为我照亮前行的方向。而我的家人,无论我走到哪里,他们始终是我坚实的后盾,默默地守护着我,给予我无尽的温暖。

前些日子带女儿回老家,虽然麦田早已不在,但站在顶楼天台,依然能望见银河倾泻。我指着天空对她说:“看,那颗最亮的叫天枢,就像外婆的眼睛。”她咯咯笑着,发梢似也沾着星星的碎芒。

夜风拂过,记忆深处的麦香似乎又悄然涌来。我忽然明白,我们何尝不是彼此的星光?母亲用半生辛劳为我点亮心灯,我接过这微光,又去温暖另一个稚嫩的生命;而生命中的良师与益友,他们为我解惑,帮助我学会面对、经历成长,我接过这微光,又让更多的人领悟智慧和勇气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)



卢超超作

光阴织锦

熊琳

母亲进抚州纺织厂时,20岁出头。厂区的砖墙在夏天被晒得发烫,车间里的吊扇永远摇得慢吞吞。她看管3台织布机,交班时要跟下一班的人核数:“我这班出了28米,残了半米,记好了。”那时的统计就是车间墙上的黑板,用白色粉笔歪歪扭扭记上,谁当班织了多少,月底会计拿着算盘一算,就是工资单上的数字。母亲总说:“数错一尺,工资就少一毛五,半点马虎不得。”

小时候我常去厂里等她下班。车间门口有棵老樟树,我就坐在树根上,看她戴着白帽子,手指在织机间翻飞。她的指甲盖总泛着点青,那是被梭子蹭的。有时她忙得顾不上我,就从口袋里摸出颗糖,“拿

着,自己数蚂蚁玩去”。其实我不爱数蚂蚁,就爱数她织出的布卷——一卷布刚好5米,她当班能织出5卷多,布卷堆在墙角,像座小小的雪山。

上初中那年,厂里搞“节能竞赛”。母亲回家总念叨:“今天少浪费了3个纱锭,能多织半米布。”她的笔记本上开始多了些新栏目:“7月15日,节约纱锭8个;7月16日,6个”。那些数字后面画着小小的勾,她说勾多了,月底能多领块肥皂。有次我见她对着账本叹气,原来前一天算错了节约数,少领了张肥皂票。“数这东西,跟过日子一样,一分一毫都得较真。”她边说边在错处画了个圈。

后来纺织厂改制,母亲下岗那年,把那本笔记本看得格外重。她翻着

最后一页的数字给我看:“最后一个月,我织了298米,没出残品。”说这话时,她指尖在“298”上蹭了蹭,又立马停下,怕蹭掉什么。

前阵子我去抚北工业园调研,走进一家新纺织厂,机器转得飞快,电子屏上实时跳着“当前产量:128.5米/小时,合格率99.2%”。我站在机器旁,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的织布机——那时她要盯着布面,眼里进了棉絮也顾不上擦,现在的机器有自动验布功能,红线一标就知道哪里有瑕疵。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事,她从厨房端出刚切好的西瓜:“还是现在方便,我们那时候,月底对账能吵起来。张三说李四少记了半米,李四说张三多算了一尺,最后得把布卷重新量一遍。”她擦了擦手,从抽屉里翻出老花

镜,又看起了那本笔记本,“你看我这账,年月日都记着,就错不了。”

昨天母亲打电话来,说整理旧物时又看到了那本笔记本。“你小时候总偷撕我本子上的纸叠飞机,”她在电话那头笑:“现在知道这纸金贵了吧,你现在搞的统计,跟我记产量是不是一个理?都是数清楚大家干了多少活,日子过得怎么样。”我笑着应是,心里感叹,不管是母亲笔记本中记录着的点点滴滴,还是统计报表中计算出的一方民生,其实都是一回事,数着日子过的活,盼着活里的好日子。

挂了电话,我看看手中一叠报表,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落在纸上,像记忆里母亲织出的棉布那样,暖呼呼的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)

烟火与数字

马伟

早市的约定

又到了“逢五”采价的日子,洗漱完毕,我挎上装着价格采集表的灰布包,开启一天的价格调查工作。虽说夏季“天长”,却还是要起得早些,一来天气清凉,二来商户刚刚出摊,生意还不繁忙,便可从容地开展询价工作。

走进南山早市,吆喝声此起彼伏,路上弥漫着瓜果的香气,各类水果、蔬菜摊位拥挤在那里,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张婶的馒头铺前,蒸笼揭开的瞬间白雾升腾,新出锅的白馒头堆满了竹筐,深褐色的荞麦馍馍飘着香味。“小马,又来采价啦!”张婶用搭在肩头的蓝布巾擦了把汗,围裙上沾着面粉,“这面粉价格没变,你看我这馒头是不是越做越好。”她微笑着,一边与我打趣一边翻开皱巴巴

的进货单,手指划过几行潦草的数字,眼角与额头爬满了细密的汗珠。我蹲下身,仔细记录着白面馒头、杂粮馒头的价格,阳光透过路边树荫的缝隙,在记录表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晌午的欢乐

离开面食区,拐角处李大爷的菜摊飘来黄瓜的清香味,竹筐里的西红柿泛着鲜亮的红光,翠绿的线椒堆得小山似的。“小马,最近咱本地大田菜全上市了,菜新鲜、口感好,关键是价格降了,我这生意更好做了。”“这沙瓤西红柿你可得记准了,上月还3块钱一斤,这月2块都敢卖。”李大爷用蒲扇拍了拍裤腿上的泥,“不过,如果天再热些的话,大田菜怕高温,浇水多,成本和损耗大,进一步降价的可能就小。”我注意到他草帽下露出的白发被汗水浸湿,紧紧贴在额头。记录时,旁边一位拎着布袋子的

老奶奶走过来,对李大爷说:“老李,你比专家还能呢,快给我各样菜称上些。”大家大笑起来,市场中的闷热仿佛一下子被欢乐的气氛冲散了不少。

时间过得很快,中午我来到市中心的大型商超。一进门,冷气扑面而来,却驱散不了生鲜区的热闹。货架前,一位大妈正对着价签小声说道:“这么新鲜的羊肉72块一斤,不算贵啊。”她转头看向我,“你们年轻人胃口好呢,应该多吃点肉,补身体,还促消费……”我一边回应她,一边快速记录羊肉、鸡肉价格变化情况。我穿梭在货架间,仔细对比着不同品牌商品的价格,记录本上的字迹已被汗水晕染开来,如数字开了花。

暮色的温暖

夕阳西下时,我走进老街巷的一家副食店。老板老陈正在往杯里添汤

杞。“小马啊,菜籽油价格没变。”他从柜台下掏出进货单,“菜籽如果涨了,我们这些小商户只能跟着涨。”我注意到墙上贴着的价目表,有些价格近期没有改变过。老陈笑着说:“现在政策好,粮食价格基本稳定,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。”临走时,他拉着我往我水杯里添了冰镇杏皮水说:“自己做的,天太热,解解渴吧。”这份带着西北特色的关怀,让我疲惫的身心瞬间被治愈。

踏着暮色回家,回望灯火渐次亮起的街道,每个摊位、每家店铺、每个产品一天的价格采集工作结束了。我知道,手中的这些数据,终将汇聚成宏观经济的精准画像,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。而在这趟盛夏的价格调查之旅中,我不仅记录了物价的涨跌,更见证了人间烟火里的热气腾腾,感受到了平凡生活中的温暖与幸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)